



門中
號 610
卷 3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

方十
五首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為肺痿肺癰之病從何得之師
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
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

按肺痿肺癰者熱在上焦之病也熱有虛實虛熱無形
相火之屬也實熱有物君火之類也相火上升邪害
空竅其咳嗽上氣為虛勞唾血衄血目赤口爛骨蒸
發熱消渴盜汗等證君火上炎邪熏肺臟其咳嗽上
氣為肺痿肺癰二證然相火上升由于腎水竭心火
上炎由于胃津亡皆陰不足而陽有餘之證而虛實
因是亦分矣故相火之升于旺水之中更宜扶益其
火而君火之炎于除熱之餘惟當清肅其氣此治虛

火與實火之不同法也。肺痿肺癰俱為實火矣。何以于此二者又分虛實則各有虛實之義也。肺痿者津枯肺燥。金空而受火剋也。肺癰者痰壅血裏。金實而受火剋也。金空而受火剋則焦而痿。金實而受火剋則臃而癰。此又就肺臟之受病者言其虛實而不就火邪致病者言其虛實也。此所以二證又分虛實焉。而統以熱在上焦為病之主邪而已。仲景于是設為問答以明之。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夫熱何以久留于上焦而上下清虛之府乎。是天氣之不清乃地氣之不寧也。人身之內以肺為天氣以胃為地氣。肺為太陰胃為陽明。太陰之氣常貴于肅清而却惡寒。陽明之氣常貴于溫煖而却惡燥。是肺體為陰而用則陽。故喜清肅而却惡寒。胃體為陽而用則陰。故喜溫煖而却惡燥也。乃胃惡燥而竟得燥矣。則其用之陰不行矣。其體之陽遂生邪熱而先移受于心。胃燥者心必煩。心煩者上焦必熱。上焦熱者肺氣必不肅清。此天氣不清由于地氣不寧之故。不寧者即不靜也。于是上焦熱久蓄而不

散耗其胃津者。且耗其肺津。肺多氣少血之臟。不奈邪熱炙烤。積日經月。津液日消而火勢方熾。焉有干枯焦而成肺痿之證也。師于是為追論其胃燥之始。歷叙其津亡之故。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汗出胃津自外洩也。嘔吐胃津自上越也。消渴而小便利數。胃津已耗。故渴而又自小便輸也。大便難又被快藥下利。胃津已乾。故便難而反下之。又自大便竭也。凡此皆胃津之所以亡。而上焦之所以熱。肺之所以痿也。言得之者。推溯其原。而示胃津之當珍也。切矣。

曰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為肺痿之病。

按試明其脈證診之寸口脈數寸口上以候上也數熱在上焦也其人咳熱上則氣上氣上衝肺逆而咳作

辟辟唾聲

數為熱極脈
而帶滑肺中

也。口中反有濁唾涎沫。熱上而熏肺。則口乾唾黏。肺氣不清。則涎濁。且氣必臭。言反者。咳却無痰涎吐出。而唾反濁黏。知肺中津乾火熾。不久焦枯之兆也。故師曰。此肺痿之病也。痿者。失其金氣之方剛。將從于柔。曲之火化。而肺葉定乾。痿矣。則壯火食氣。邪熱肆行。周身筋骨無不頽靡矣。豈止肺臟已乎。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癰。

然其中又有肺癰一證。亦熱在上焦之病也。又何以辨之。師曰。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口中辟辟燥咳。則並無濁唾涎沫也。蓋肺癰之痰涎膿血。俱在肺臟內蘊蓄結聚。故口中反乾燥。而但辟辟作空響燥咳而已。即胸中隱隱痛。肺中實而有物。凡痛皆實邪。而不同于肺痿之金臟空虛也。脈反滑數。數為熱而滑即大也。即肺中結聚之痰血也。得此脈證。知非肺痿而乃肺癰也。肺癰必咳。

定有痰血結
痰與

唾膿血。殆癰已成。而難于救藥之徵也。仲景尤恐癰為肺實。無以辨之。仍為明其診法。以辨之曰。有脈數者。熱在上焦也。數而虛為數而不滑者。言也。此肺痿也。又有脈數者。亦熱在上焦也。數而實為數而滑大者。言也。此肺癰也。肺受火灼。一虛一實之分。關不容主治者。虛而誤下之。實而誤止之也。下之益亡其津。吐之益壅其氣也。且不容以治痿者。治癰以治癰者。治痿也。以治痿治癰。則滋陰養肺。適以長其膿血。以治癰治痿。而滌濁除邪。適以亡其津液。此乃不可不辨之。甚詳而更不可不理之。貴預者矣。

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于衛。呼氣不入。熱過于營。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脉。風舍于肺。其人則欬。口乾

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掬膿成則死

仲景尤恐二證之易淆也肺癰又有脈數而不滑大却微而數者恐人疑爲肺痿而誤治于是又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病咳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見脈數而滑不足以盡肺癰之診也遂又問及于當有膿血是膿血必隨欬逆而見也又有悞吐之而卽死者其類旣非數而滑可能該又將何所類乎師曰寸口脈微而數是又肺癰之一診也數仍爲熱微則氣虛而表疎表疎而風乘卽傷寒論中太陽中風之陽浮也脈數而滑之肺癰成于津亡之內傷脈數而微之肺癰成于氣虛之外感師又就脈以明其病微則爲風數則爲熱數則熱內盛腠易開而風易入微則氣木虛邪易襲而氣易鬱陽浮者汗自出故微則汗出也陰虛者熱自發故數則惡寒也此俱于傷寒論中太陽中風言之詳也試又就風熱二字言成肺癰之

此隨原文
註極能詳

理風中于衛則陽鬱于表而肺氣壅盛矣人之呼氣爲陽一身之氣隨呼而升今肺氣壅盛呼氣而津液之隨氣上升者不能輸注于肺師言呼氣不入謂肺中失滋潤之源也師所以謂之曰呼而不入久而不治表以解裏而熱過于榮矣風在衛不治則變熱入裏先過熱于榮必然之勢也營熱則凡一身之血無不熱而熱必上炎肺又先受其熏灼矣人身之吸氣爲陰一身之氣隨吸而下降今肺中旣有風邪閉鬱其表又邪熱熏灼其裏雖吸而肺中之邪不隨下降之氣而泄矣師言吸而不入謂肺中有結聚之邪也師所以謂之曰吸而不入者津液不入也

不出者風熱不出也于是風在表傷皮毛熱在裏傷血脈風本在表而肺爲皮毛之主又爲皮毛之合風邪內舍于肺則陽邪上逆其人必咳而喘滿陽邪耗津必口乾咽燥陽邪在表故時時振寒至于不渴而多吐濁沫者則陽邪鬱閉而痰血搏聚之機也所以不同于傷寒太陽病風傷衛者此也熱已在裏而肺爲太陰之司又處諸陰之極熱邪上尅于肺則陰臟

內擾血爲之凝滯熱邪留停則畜結爲癰熱邪久灼則癰化爲膿至于吐如米粥者則熱邪腐敗而肺葉糜爛之徵也所以不同于肺病內肺痿者此也此證在初萌之時務清其熱邪下其結聚猶可保全如膿已大成肺已腐爛尙有何術可另爲換置一臟乎此師所以決之以死也推之肺痿未至焦枯肺癰未至腐爛識病機者必當詳爲辨審早施拯濟將爲焦枯之痿必大滋其陰而生其津將爲腐爛之癰必大涼其血而下其聚何至遽臻死亡也師曰始萌可救膿成則死爲凡病治未然者說訣也豈止肺痿肺癰已哉

上氣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按仲景因肺病欬嗽更及于上氣一證蓋肺病卽不成痿與癰亦必欬嗽上氣者多其間有微有甚亦不可

不辨也。有上氣而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者。不治之證也。又加利尤甚矣。面浮腫。陽衰于中而氣散于上也。肩息者。至人之息。息以腫。今息以肩。氣元已虧其根。而浮游之氣。呼吸于胸膈之上。所謂息賁也。又所謂息高也。診之脈浮大。必浮大而沉微。且欲絕也。俱爲上盛下絕。陰陽離脫之兆。其不治也。固宜。加以下利。陰又下洩。陽必上越。其死尤速也。此上氣之陽虛氣脫。病之重者。再或上氣。氣喘而心躁者。此外感風邪。內積水氣也。外風鬱于表。而氣不舒。故喘。內水衝于心。而氣不下。故躁。肺亦因之脹滿。則胸膈可知。是風邪變熱。携水濕上遡之證也。法當發其汗。以治表。風邪解散。而表不鬱。則氣舒不喘矣。汗出濕邪必隨風邪俱解。而裏不衝矣。且氣順燥止。而肺亦不脹矣。師言欲作風水。風水邪除而病愈矣。師所以明之。爲發汗則愈。此上氣之風鬱水逆。病之輕者。分列二證。主治者。必詳爲審辨。一下虛而上反盛也。治之早。必大補其氣。或不至氣脫息賁而死。一表實而內自逆也。治之得。必外驅其邪。自不致風鼓水行而病矣。明

乎。表裏虛實而。上氣之治。庶無悞矣。

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水故也。此名肺中冷。必眩。多涎吐。甘草乾姜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甘草乾姜湯方

甘草 四兩
乾姜 二兩

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按上氣之證。既就表裏二證。辨虛實如此。肺痿癰二證。亦就內因外因。辨虛實如彼。似乎可謂詳盡矣。而又有說焉。則肺痿中。又必辨內外虛實也。肺痿較肺癰。固為虛熱之證矣。然又有肺痿而屬之虛寒者。則又

不可不辨。如病亦肺痿也。乃吐涎沫而不欬。其人既不渴也。又遺尿。小便數。則肺痿同。而有所以不同者也。師又自明其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水故也。水出高源。惟金生水。今肺氣既虛。而無收攝之力。但趨脫泄之勢。膀胱之陽氣下脫。而肺金益清冷乾燥。故不特肺中熱。可以成痿。即肺冷。亦可以成痿也。肺葉如草木之花。葉有熱之痿。如日炙之。則枯。有冷之痿。如霜殺之。則乾矣。肺辛金也。實賴陽明之煖土。培之溫之。而金體柔和。則水生有源。如火灼寒凝。則金為燥矣。此肺冷之所以成痿也。在陽明胃土。全賴此燥金之用。使其清肅。能消胃中混濁。腐敗之氣也。若在肺金。又必用陽明煖土。藉其溫和。全滋柔脆。而無取乎過于冷燥。乃至折裂也。此母子相濟之道也。今肺臟虛冷。則肺葉收束。而津液不能納。遂流注于下。而宣泄于小便。肺中益乾。而小便日益多。能不急變熱在上焦之治法。而為冷在上焦之治乎。必眩者。金痿而木無所畏。乃肆行也。多涎唾者。津注于下。而上焦乾燥。口中粘滯也。師立一法。以治肺冷之痿。曰甘

草乾姜湯以溫之。溫其冷，與清其熱，大不同。悞投，則貽害非細矣。可不明辨而慎諦之乎？師又曰：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服湯以溫之，服已而前不渴者，今渴矣。津雖未回，而冷已得煖也。是又將變為消渴，小便利數之痿矣。隨其冷熱，察其虛實，證有變則法亦有變。豈能盡言之乎？且師于熱在上焦之痿，未出喘方于肺冷之痿，即出甘草乾姜湯一方。見熱證雖虛，仍為實。冷證雖實，亦是虛。虛而有邪，較之實而有邪，又不同也。豈畧于彼而詳于此也哉？謹詳註諸方于後。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 十三枚

法三兩

麻黃 四兩

生姜 四兩

細辛 三兩

紫苑 三兩

欬冬花 三兩

五味子 半斤

大枣 七枚

半夏 大者洗八枚
一法半斤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

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欬而上氣，寒令氣逆也。喉中水雞聲，肺鬱而聲音喘促也。

按：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為寒鬱于表，燥結于裏者立法。欬而上氣，氣鬱而格逆也。喉中水雞聲，氣格逆，則聲阻滯也。雖為欬而上氣者，言治而痿癰之先聲可奪矣。以射干為君，當散胸中熱氣，兼破療老血。在上部間者，佐以麻黃、生姜、細辛，以散表鬱。紫苑、欬冬、五味，以收潤肺氣。半夏開鬱，大枣補中。一方而解表潤裏，邪去而正氣行，自結開而津液復，必無痿癰等證矣。此因外感而預防肺病之法也。

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皂莢丸方

皂莢 八兩刮去皮用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枣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按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則較重于喉中水雞聲者矣聲滯者挾外感之因唾濁則內傷之故但坐不得眠而肺癰之證將成矣是上焦有熱痰血包裏結聚成患不可不急為宣通其結聚而後可津液徐生枯乾獲潤也皂莢丸主之從緩者治上之道也皂莢驅風理痺正為其有除痰滌垢之能也欬逆上氣時時唾濁胸膈臭惡之痰血已結容不急為滌蕩使之湔洗不留乎如今用皂莢澡浴以除垢膩即此理也丸俾徐徐潤化自上而下而上部方清若用湯直瀉無餘不能治上部之膠凝矣古人立法誠善哉此為預治肺癰將成者主治也

欬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 五兩

麻黃 四兩

石膏 如雞子大

杏仁 半斤

半夏 半斤

乾姜 二兩

細辛 二兩

小麥 一升

五味子 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欬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欬而脈浮亦表邪隆閉而內氣上逆也厚朴麻黃湯之意與射干麻黃湯相類射干取其散解胸中大熱及老血厚朴則但取降逆氣溫中焦而已如但感風寒在表內氣上逆而

胸無大熱。無老血者。可用此以解表降逆。而病愈矣。更爲預治癰痿中。先爲預治之法也。蓋不待其熱盛。血結而卽理也。以厚朴爲主。其義已釋。杏仁半夏。史助以開之降之。麻黃辛以解散之。乾姜以溫理之。五味子以收攝之。小麥以津潤之。且又爲肺受風邪而。上部清冷者。早圖之也。豈必久鬱悶而成熱。又久熱留而血瘀。方臨渴掘井也乎。

脉沉者。澤漆湯主之。

澤漆湯方

半夏 半斤

紫參 五兩一作紫苑

澤漆 三斤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

升五

生姜 五兩

白朮 五兩

甘草 二兩

黃芩 二兩

人參 三兩

桂枝 三兩

右九味。咬咀。內澤漆汁中。煮取五升。溫服五合。至夜盡。

脉沉者。澤漆湯主之。脉沉與欬而脉浮者。對言。言欬而脉沉不浮。則表邪變熱入裏矣。故欬而脉沉。裏病也。熱病也。必素日形寒飲冷。傷其肺臟。變熱入裏。耗其正津。瘀其痰血。而欲成癰也。主之以澤漆。澤漆大戟苗也。較大戟寒性雖減。而破瘀清熱。利水降氣。有同性也。但性緩于大戟。故宜于上部用。佐以半夏開之。黃芩洩之。白朮紫參潤之。生姜桂枝升散之。人參甘草補益之。煮取五升。至夜服盡。可謂預治肺癰。稍從急治者矣。

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參二兩
 甘草二兩 粳米三合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按火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火逆上氣挾熱氣衝也咽喉不利肺燥津乾也主之以麥冬生津潤燥佐以半夏開其結聚人參甘草粳米大棗槩施補益于胃土以資肺金之助是為肺虛有熱津短者立法也亦所以預救乎肺虛而有熱之痿也

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熬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 大棗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按肺癰喘不得卧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有類于皂莢丸之治而從其急者也肺癰已成恐不可救速為拯濟之法也葶藶大棗破堅逐邪通利水道下伏留熱氣以之為君復恐太快利傷氣傷津佐之以大棗蓋為肺癰急治至切當也後云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以前方主之蓋肺癰至此證候亦可謂危急矣不容不急為驅逐其邪水腫血而取救于萬一也然若依前法預治之何必行險僥倖乎此又師之所以諄諄告戒惟恐延悞者也

欬而胸滿振寒脉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

濃。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湯主之。

桔梗湯方

亦治血痺

桔梗 一兩

甘草 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按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湯主之。此即論中所載風中于衛。熱過于營。風舍于肺。熱凝其血。致成肺癰之證也。至此猶必急為散之。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或其癰雖成。而膿未大成。肺葉完全。尚未腐敗。亦可回生也。上以桔梗。療胸脇下蠱毒。除寒熱。下逆氣。所以除痰。於開竅除塞也。佐以甘草。以緩之。緩其急。其害于心肺。可以暫全其生命。而徐為除也。然亦不可不察也。

欬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

加半夏湯主之。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 六兩

石膏 半斤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五枚

甘草 二兩

半夏 半斤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

分服三服。

按欬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欬逆肺脹。外感風寒。內氣鬱塞也。喘而目欲脫。氣上逆之甚也。診之脈浮大。外有風寒。內且有蓄熱也。越婢湯之義。即從青龍湯所化。寓發

肺氣上逆。又稟秋令而下降。邪客于肺。氣逆不降。則脹焉。目如脫者。白睛屬肺。氣浮于上。不得下降。即欲外越。如脫矣。

說見傷寒論
諸計中

肺為攝水之
上源脉浮不
沉氣不下達
水滯不流則
停于心矣

散之理于柔道也。且以攝孤陽之根。不令隨上逆之
氣飛越也。加半夏者。意在開其閉塞。知鬱而氣逆如
此。肺竅中必有痰涎之結聚。為肺癰之根基也。麻黃
生姜解其鬱。石膏清其熱。半夏開其痰。大棗甘草益
其胃。而表裏兼治矣。此又
為預治肺癰立一治也。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

石膏湯主之。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

千金證治同外更
加脇下痛引缺盆

麻黃 三兩

芍藥 三兩

桂枝 三兩

細辛 三兩

甘草 三兩

乾姜 三兩

五味子 半升

半夏 半升

石膏 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

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肺脹。欬而上氣。煩燥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
加石膏湯主之。肺脹欬逆。猶前證也。加以煩燥。內熱
熾盛乎前矣。脉浮者。仍外感也。心下有水。濕邪也。濕
邪上甚。為熱。足以令肺中外受鬱閉。內納痰填。而成
肺癰也。小青龍升邪散表。除濕利水。為正治矣。加石
膏以清熱。一方而表裏寒熱。上熱下濕。俱理也。又預
防肺癰之一法也。此證較前熱甚。則
肺癰更易成。故以清熱為尤急焉。
師為肺冷而乾燥。將致痿者。立甘草乾姜湯一方。為
肺熱而枯焦。將致痿者。立麥門冬湯一方。皆預治肺
痿之法也。師為有表邪而肺鬱。恐成痿與癰者。立射
干麻黃湯一法。為無外邪而氣上逆者。恐其成癰者。
立皂莢圓一法。為有外邪而預理其肺者。立厚朴麻
黃湯一法。有外邪而復有內熱者。立澤漆湯一法。皆

預治肺氣。不令成痿癱之意也。又為有外邪而肺脹急。立越婢加半夏湯一法。有外邪而復有內熱。肺脹煩躁者。立小青龍加石膏湯一法。亦皆預治肺氣。不令成癱痿之意也。主治者。果能明此。選擇比屬而用之。又何大患之可成乎。及肺癰已成。用葶藶大棗瀉肺湯。久久吐膿如米粥。用桔梗湯。皆不得已之婆心也。然已晚矣。觀此知無病不宜預圖。况在肺臟氣元性命之最關重要者乎。慎勿失之東隅。而來桑榆之悔也。將無及矣。

附方

外臺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方見虛勞

溫溫液液是欲吐不吐虛煩之證。近于悸之証。未受

按附外臺炙甘草湯一方。註云。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在虛勞中。金匱業引之矣。其旨大約以潤

燥補中為主。治所謂心中溫溫液液。又近于悸。則虛而有熱。熱盛津枯。與麥門冬湯擇用之。誠效也。然亦貴預為經營。不則雍容君子之風。恐不足赴湯蹈火也。

千金甘草湯方

甘草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減半。分溫三服。

按又附甘草湯一方。亦解毒補中從緩之治也。為平素肺氣不清。而中虛者。主治也。非臨陣對敵之品也。

千金生姜甘草湯。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 五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四兩

大棗 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又附生姜甘草湯一方註云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其意亦不出麥冬湯方之旨也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 三兩 生姜 三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皂莢 乙枚去皮子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又附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一方註云治肺痿吐涎沫其義以升散邪熱開通壅閉為主較之炙甘草湯但潤燥補中少為取效快捷當肺熱初凝結之時用作先聲而徐商潤燥補中之治未嘗非正法也右四方皆可為肺痿病參用之因其俱有得于仲景立論之理耳

經云心主臭入肺為腥臭

故腥臭者定係熱傷肺而

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

桔梗 三分 貝母 三分 巴豆 一分去皮

外臺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

吐膿血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杯則定

按又附外臺桔梗白散一方註云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方以理胸膈開瘀塞為義而用巴豆以洩其包裹之膿血似亦可用以拯救危急者服法分強人羸人惟恐邪洩而正傷也但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亦延悞而不得已之治也苟圖之于預何必若是乎

千金韋莖湯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

葦莖 二斤

薏苡仁 半斤

桃仁 五十枚

瓜瓣 半斤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葦莖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

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何云藥性薏苡仁有粳糯之分糯者有下氣敗膿之功

使膿從大便出粳者有利水瀉滿之益古人列于燥藥以其利水也膿必兼痰血故用桃仁瓜瓣冬瓜仁

也止渴生津解毒味苦而甘善吐亦上下分消其膿之義也

按又附葦莖湯一方註云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

是為肺癰則肺癰欲成未成之際圖治當早者也葦

小蘆大一物也葦莖與蘆根同性清熱利水解渴除煩佐以薏苡仁下氣寬中桃仁潤肺滑腸瓜瓣亦潤燥清熱之品一服再服註云當吐如膿可見為癰雖結而膿未成所以可治也此于胸中甲錯一證辨之

最為的當凡治肺癰無外感而因內熱熏灼者以此方為第一義也較之葶藶大棗湯皂莢丸皆得預治之治仲景所謂始萌可救者其此之謂歟

肺癰胸脹滿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

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方見上三日一

劑可至三四劑此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小青龍方見欬嗽門中

奔豚氣病脉證治第八

論二首
方三首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恐得之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按奔豚氣病者氣病也氣之挺而走險有迫而致之者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直養而無害斯善矣苟不能持其志以致暴其氣也而奔豚作矣師為人指示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皆從驚恐得之凡人心藏神心安則神安若因外事猝起驚動其心則神魂飛越而為氣為血俱從之奔越矣又凡人喜則氣開憂則氣斂怒則氣後恐則氣歉心既驚動而氣血隨之更復氣歉消阻閉藏遂結聚成病此奔豚吐膿驚怖火邪四部病之根原也四部者氣所成而各聚不同故分四種就分

屬位置而言之。可謂之四部也。氣動而積熱隨之入肺。結聚則可成肺癰。為吐膿。氣動而神不安。其舍驚氣。即為邪氣。返于心而結聚。為驚怖。氣動而心火隨之上炎。熏灼于上焦。而結聚為火邪。此三者各因其人何部受邪。病即中于何部。莫非擾亂其志。而凌突其氣之故也。而奔豚則又有異焉。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此猶驚之劇焉者也。凡人心安則怡。怡則氣上。驚則恐。恐則氣下。大驚則氣愈下。竟入少腹。乃一時倉慌。畏懼。不知所出。而其人之神志遂不自知。已潛逃極幽深之所。以為避秦之宅焉。猶之傷寒論中。汗多亡陽。振振欲辟地之義。其人不知其然而然也。按經云。心藏神。腎藏志。恐傷腎。則志亦傷焉。于是心下則氣下。氣下則結聚于下。而奔豚伏于少腹矣。奔豚者。狀氣之似奔豚。非實有所謂奔豚也。初伏不覺也。伏久必飛。原為心氣。上行是其本性。豈肯鬱鬱久居人下乎。忽而從小腹直起。上衝咽喉。發作時有欲死之狀。頃之氣復下。而病還止。此又驚病入之最深。發之最猛。

故師必斷以皆從驚恐得之也。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奔豚湯方

甘草 二兩 芎藭 二兩 當歸 二兩

半夏 四兩 黃芩 二兩 生葛 五兩

芍藥 二兩 生姜 四兩 甘李根白皮 一升

右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按遂為立法出治更明其證云。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言氣上衝氣病也。何因胸腹痛往來寒熱乎。此氣之所至。即火之所至。秉心令而行也。上下升降。無論邪正之氣。未有不由少陽者。少陽

少陽腎氣上衝陰陽相搏則痛焉往來寒熱者以奔

勝之氣乘散
靡常發則為
熱即為寒
生脈者北方
水畜腎氣奔
迫者如之也

為陰陽之道路也。此氣升而熱，氣降而寒。隨奔豚之氣作患也。奔豚湯以甘草為君，君主之體，藉以坐鎮非端倚也。半夏、生姜之辛散以開之，黃芩、生葛、李根白皮之苦寒以洩之。當歸、芍藥、芎藭引入血分以理之。所以治氣聚熱凝伏而不散為旨已朗然也。

發汗後，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之。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 五兩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然則犯心之
奔豚屬腎寒
邪也犯肺之
奔豚屬心火
邪也後臍下
悸欲作之奔
豚水邪也

按再或奔豚病同，而所因迥別者，又不可執一而論也。如發汗後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此乃汗出陽虛，衛泄寒邪乘入，結聚于腠理為患也。腠理雖表，實為臟腑之通會，赤核忽起，是虛處有寒，寒中有血，結聚之理。同于上條，而標本之間，俱有各異也。汗多者，太陽之皮膚，陽氣上升，太陽之膀胱寒必下結，兼有寒感于太陽之表，與膀胱之腑表裏俱寒矣。于是陽衰于下部，而陰得而乘之，氣從少腹直上乘心，蓋太陽寒水之邪，所以凌其所不勝，而犯心。與前條之奔豚，原于驚恐，本屬心火直衝咽喉，凌其所不勝，而犯肺，雖同一義，而各有各因，各成各邪。遂各凌其所侮之臟，較然不混也。誰謂病邪為無知之物乎。法當炙其所起核上各一壯，散太陽之表寒也。灸後與桂枝加桂湯主之，意取升陽散邪，固衛補中，所以為汗後感寒，陽衰陰乘之奔豚立法也。與前條心動氣馳，氣結熱聚之奔豚，源流大別也。是皆

主治者。尤當加意諦審。勿致貽悞者也。

發汗後。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朮湯主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朮湯方

茯苓 半斤

甘草 二兩

大朮 十五枚

桂枝 四兩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

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甘爛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

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臍下者。膀胱之位也。腎屬陰。宜靜不宜動。今反悸動。皆因發汗亡陽。于上而陰邪乘之而起也。悸為奔豚之兆。半渡擊之可也。

按師又為發汗後。臍下悸者。立一法。此又預防奔豚之義也。云欲作奔豚。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朮湯主之。臍下之悸。與心下悸同。而地分不同。同為有水邪使悸也。心悸其常。臍悸不多見。要以臍下覺有歉然不足之處。而有時暈動。是其候也。以茯苓治水為君。佐以甘草大朮。和中益胃。桂枝升陽驅邪。是又理下虛寒。而為水濕浸淫兼治也。右治奔豚。雖有三法。而證自分兩途。後二條當與傷寒論中諸註參看。前一條又當與金匱中上氣積聚等證參看也。學者識之。

何云。此條與上條奔豚之病雖同。而致病之源各異。蓋上條本乎驚恐。此條因乎發汗。彼此殊途。治難合轍。夫太陽果屬傷寒者。發汗則病愈。何煩更用燒鍼令汗平。細推發汗燒鍼後。續變奔豚之證。則知以風認寒。悞汗之弊。昭然矣。正氣因汗而虛。邪氣乘虛以入。鍼處被寒。火邪鬱遏。則色赤結而不散。則成核矣。且心液從汗而衰。腎液因汗而竭。反令太陽之風邪直入膀胱之腑。腎中邪實。恃有尅火之威。故氣從小

腹上至于心者。此奔豚必發之故也。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

論一首 方十首 證一首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按胸痺者。痺于胸也。痺病風挾寒濕之邪。客于分肉。本在軀殼之表。何有痺于胸。乃痺于胸者。寒邪客于胸膈之裏。不必兼有風濕。亦可以凝其血。滯其氣。而成痺也。故師又名之曰胸痺。胸痺何所原乎。師必為之明其故。以示人。見于脈診之而可知也。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為凡診家言之也。先以左右。陰陽。較脈。停者。平人也。偏勝者。病人也。後以六部。浮沉。較脈。勻者。平人也。獨異者。病人也。然則偏勝與獨異。于何知之。亦惟於太過不及之間。知之而已。蓋凡診脈之道。咸如是也。若胸痺之脈。則何如。師言陽微而陰弦。即

胸痺而痛。以左右陰陽言。陽微必左手也。陰弦必右手也。以六部浮沉言。陽微必胃也。陰弦必肝也。左手陽升之象也。脈微則陽弱而不振也。而右手之關脈必弱以應之。右手陰降之象也。脈弦則陰盛而必凝也。而左手之關脈必盛以應之。右關胃為正陽。陽之宗也。左關肝為厥陰。陰之會也。且左陽微。陽必虛于上。右陰盛。陰必侮而乘。虛者受邪。盛者聚邪。故陽部陰居邪。凝正結而為胸痺。且痛也。師又自明其所以然者。言當責其極虛也。非陽虛之極。則晴空萬里。太陽普照。又何陰翳足以點綴太虛為障為碍乎。故胸不痺則已。痺于胸。自可審識其人。陽虛于上。焦矣。上焦如霧。氣血輕清。本不易結聚。陽氣充周。則宣通流動。何至于痺。惟陽氣虛極。斯氣血凝聚。遲緩膠固。所以致于胸痺。而心亦痛也。師言及此。見主治者。必當諦觀其平素之胃陽也。雖然。胸痺心痛。自是陽虛矣。倘非右陰見弦。而左關應之。則陰邪不乘陽位。何至遠痺且痛乎。胸陽位也。心亦壯臟也。惟其陰盛而凝。斯乘于胸。則氣血痞塞。而痺乘于心。斯寒熱雜合而痛矣。此所以又于陰弦之故。而測識之也。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按又有短氣一證。自是陽虛氣不足之故矣。而不知非虛也。乃實也。氣血通暢。則雖不足。亦無所阻滯。而氣長。氣血痞塞。雖未必不足。亦有所格碍。而氣短。此一定之理也。此不容不辨其虛實。而後可為主治。師因示人曰。平人無寒熱。則非外感風寒。內生邪熱。氣鬱于表。短氣于息之證也。乃短氣似不足為息者。此非正虛。乃邪實也。此邪又非外感之邪。而即痺邪也。又何非內經之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之理乎。故凡遇胸痺。心痛。短氣等證。以為虛。而有邪。在非虛也。以為實。而有邪。乘非實也。標本緩急之間。神明者。領可關一。不講也。耶。

胸痺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

小緊數。括樓薤白白酒湯主之。

括樓薤白白酒湯方

括樓實 一枚

薤白 半斤

白酒 七升

右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溫再服。何云。人身之陽如離照當空。設地氣一上逆則

室塞有加。陰霾之氣上升。天地為之晦冥。但使太陽一照。則陰霾潛消。胸痺者。陰氣上逆之候也。師以薤

白白酒溫散其邪。意深遠矣。習用豆蔻砂香等藥。坐耗其胸中之陽。病失和。苟不誦師之訓。

按師遂為明其脈以立法。曰胸痺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括樓薤白白酒

湯主之。胸痺則喘息欬唾。氣結不行。而上逆也。胸背痛短氣。陰寒之邪。乘虛客于上部。實邪故作痛。氣阻

故短氣也。診之寸口脈沉而遲。陽微弱于上也。關之

上小緊數。陰邪襲其位。為寒。故緊。而又原有陽分之

熱。參其間。故又數也。純是陰陽互位。寒熱相摻之證。主之以括樓實。苦以降氣也。薤白獨多用。升陽散聚

也。白酒更多用。溫中和血也。徐徐煮取。溫溫再服。緩以治上。湯以蕩邪也。誠治胸痺之善術也。

胸痺不得卧。心痛徹背者。括樓薤白半夏湯主之。

括樓薤白半夏湯方

括樓實 一枚

薤白 三兩

半夏 半斤

白酒 一斗

右四味同煮取四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其不得卧而痛掣背者。用半夏之苦。以開鬱行氣。固矣。痛甚則結甚。故減薤白之濕。用半夏之燥。更能使膠膩之物。隨湯而蕩滌也。日三服。亦從上治者。應徐取。頻服也。

胸痺。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

枳實薤白桂枝湯方

枳實 四枚 厚朴 四兩 薤白 半斤

桂枝 一兩 栝樓實 一枚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內諸藥。煮數沸。分溫三服。

人參湯方

人參 三兩 甘草 三兩 乾姜 三兩

白朮 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師又曰。胸痺而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桂枝薤白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胸痺自是陽微陰盛矣。心中痞氣。氣結在胸。正胸痺之病狀也。再連脇下之氣。俱逆而搶心。則痰飲水氣。俱乘陰寒之邪。動而上逆。胸胃之陽氣。全難支拒矣。可方以枳實厚朴。開鬱溫中。薤白桂枝。升陽益胃。微用栝樓實。而不用根。以甘代苦。使作先驅。引陽入陰。猶必先後煮治。以融和其氣味。俾緩緩蕩除其結聚之邪。又治胸痺之一法也。再或虛寒已甚。無敢恣為開破者。惟以溫補其陽氣為主。正氣得旺。而邪氣自消。又治胸痺。從本治之一法也。

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姜湯

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湯方

茯苓 三兩

杏仁 五十箇

甘草 一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皮枳實生姜湯方

橘皮 一斤

枳實 三兩

生姜 半斤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肘後千金云治胸痺胸中幅幅

如滿噎塞習習如
喉中溢燥唾沫

按師又曰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甘草湯主之橘枳
姜湯亦主之則為邪實而正不甚虛陽微而陰不甚
盛主治也痺則必氣塞氣塞則必短氣前言之矣今
開降其氣而諸證自除矣方以茯苓淡滲健脾為君
其邪必合寒濕相雜也杏仁降氣寬胸甘草和胃補
虛亦從緩而標本俱治之法也再或塞阻之甚方用
橘皮為君開鬱行氣枳實除堅破積生姜溫中
散邪較前法從急治其標亦未失治本之意也

胸痺緩急者薏苡仁附子散主之

薏苡附子散方

薏苡仁 十五兩

大附子 十枚炮

右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按師又曰胸痺緩急者薏苡仁附子散主之為陰寒之
邪在胸停滯發為上逆緩急不時者主治也薏苡仁

下氣寬胸。附子溫中散邪。為邪盛甚而陽微亦甚者立法也。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姜枳實湯主之。

桂枝生姜枳實湯方

桂枝 三兩

生姜 三兩

枳實 五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按師又曰。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姜枳實湯主之。心中痞。即胸痺之氣塞阻滯悶也。諸逆。兼有形。無形之邪。為言。氣塞則逆。逆則諸氣隨之。上逼于心。心為邪氣所侵。斯懸而痛。俱為陽微而邪痞之故也。主之以桂枝生姜枳實湯。無非升陽散邪。開鬱行氣之治也。為胸痺而心痞者。立法也。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圓主之。

赤石脂圓方

蜀椒 一兩一分

烏頭 一分

附子 半兩一分

乾姜 一兩一分

赤石脂 一兩一分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

稍加服。

九痛丸。治九種心痛。

附子 三兩

生狼牙 一兩

巴豆 一兩

人參 一兩

乾姜 一兩

吳茱萸 一兩

右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強人。初服三丸。日

三服弱者二丸 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并冷衝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按再或心痛微背。或背痛徹心。俱陰寒痞塞于胸。而前後相連作痛。陽微之甚者也。法宜烏頭赤石脂丸主之。方用蜀椒烏頭附子乾姜一味大熱之品。溫中開痺以赤石脂之溫留滯其藥與留滯之邪相爭。邪自不勝正而降伏矣。為丸者。一日三服。而漸漸稍加。俱從緩為上治也。右師為胸痺心痛短氣者。立法至詳矣。短氣雖止有茯苓杏仁甘草湯一方。而凡治胸痺或開或補。無非治短氣也。學者參酌而用之。無不立也。効

又附九痛丸一方。註云。治九種心痛。方尾又註兼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

痛。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皆主之。方亦以溫中散邪為義。其溫中不出赤石脂丸之右也。而去赤石脂之澀。用巴豆狼牙之辛毒。欲以行破為活。凡結聚太甚。有有形之物。參雜其間。如冷氣冷食敗血等。作痛作痺。此方亦從標之治也。所以濟德禮用政刑。亦有時不得不用者也。故服法分強人弱人。亦在斟酌於不當。而用之。斯無弊耳。

何云。奔豚。胸痺。腹滿。諸大案。剴切詳盡。一字不可移易。俾陰陽妙義大著。仲景聖法復昭。我公之功。洵不在禹下。

胸滿寒疝宿食病脉證治第十

論一首 方十
脉證十六條 二首

跌陽脉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

按腹滿者，氣病也。內經載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臟腑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于臟腑之外，排臟腑而郭胃腸。脹皮膚故命曰脹。觀乎經文，知脹為氣病。凡胸腹脹裏，雖各有畔界，要皆可以致逆成患矣。排者排擠之，使臟腑若無所容也。郭者充實之，以胸脇為郭郭也。經之形容邪氣橫塞于腹裏，乘其空虛，盤踞之情狀，顯然也。然果何以致此乎？內經又載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脉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臟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然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直邪相攻，兩氣相搏，乃

合為脹也。然則脹者，氣逆也。氣逆者，為厥。氣在下也。氣逆者，寒氣也。寒氣逆上，與正氣相攻，搏而後失其榮衛，循行之常度，斯橫暴泛溢而為脹滿也。此腹滿之所由來也。然內經何以言五臟六腑皆有脹，岐伯曰：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咳；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惋，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腑脹者，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于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墜，三焦脹者，氣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是又五臟六腑皆可病脹，而脹病果何以定其歸着耶？內經復為明其歸着，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將已時，故當病氣聚于腹也。觀此知脹病必責在脾胃，此一臟一腑，實為五臟六腑之病源，不可不于此加意。未病者，善節飲食，已病者，善調脾胃，斯治脹病之要訣也。仲景所以論脹病，首辨之于跌陽脈，跌陽

病難已而病
氣則聚聚之
久而大病成
矣

脈足陽明胃脈也。胃陽盛旺，則營衛條暢，流行無滯，而太陰之脾亦必相附，而兼盡表裏體用之道。一輪一運，周身內外無不充達，何有于厥氣在下，寒氣逆上，而為脹乎？惟診之而跌陽脈微，且弦，此所以法當腹滿也。陽微則氣不足，氣不足則行而多阻，此脹之本也。兼見弦脈，弦則緊也，緊則寒氣逆上之徵也。胃陽既弱，則下陰漸起，再內而命門火衰，外而寒濕邪乘，而弦緊寒脈見于跌陽陽明之部，其陽弱而陰強可知矣。此所以厥逆之氣伏而在下，而陰寒之氣逆而僭上，為脹為滿，見于腹裏，排擠臟腑，邪郭胸脇，正氣隆閉，邪氣瀰漫，滋甚也。仲景所以明其法當腹滿，無非以理決之耳。然又有腹雖不甚滿，而便難者，則內經所謂胃脹者，妨于食，大便難也。食既妨入，便自艱出，上下不宣通之象也。甚且氣化不行，而小便亦有難者，仲景不啻言大便，而言便難，省文也。二便艱難，兩胠必疼痛，此正脹病之真情狀也。時醫或見其脹滿，多認為實，而惟以快利之藥下之，為當矣。不知正有說焉，仍以內經明之。內經云：凡此諸脹者，其道

在一。明知順逆。鍼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
失真。真不可定。麤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瀉實。神歸
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是脹病雖不一。而治法維
一。一者為何。明其虛實而已。實者邪實。而或兼于熱
虛者正虛。而必本于寒。况脹滿之原。原于厥陰之氣
自下而上。未有不寒。不虛。而能成脹者。也。縱有實熱
之標。終不離虛寒之本。顧可悞認為實為熱。而混理
之乎。仲景必明為指示之曰。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
溫藥服之。非明乎虛實之義。而以神去真亡。粗工敗
事。為深戒者。烏能言簡而意該如此乎。言用溫藥。溫
其寒也。而補之旨。不必再言矣。所謂久塞其空。
謂之良工者乎。非仲景何人。足勝任愉快也乎。

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可下之。舌黃未下
者下之。黃自去。

按仲景遂就外證。而辨其虛實寒熱。為脹不同。如病者
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蓋徒為無形之虛氣
作痞塞。則按之無物。何痛之有。倘挾有形之實物為
患。如宿食在胃。疝氣在少腹等。是也。按之有物。阻碍
于臟腑之側。焉有不痛者乎。此于按之痛否。以決其
虛實之法也。然虛固正氣虛也。實亦邪氣實也。虛者
固不可下矣。實者即遽可下乎。蓋實邪之中。亦有寒
熱。惟既實而復熱。方有可下之道。如但屬寒。則無論
為虛為實。俱無可下之理也。又于何辨之。仲景辨之
于舌。舌白為寒。舌黃為熱。腹滿而舌黃。知其人邪實
而熱盛矣。在可下之例者也。更必問其曾經下否。如
已經攻下。尚當斟酌。必舌黃而未下者。乃可下之也。
下之所以去其熱也。而黃因熱結熱滌。而黃自除。氣
自消。脹自愈矣。此治實邪挾熱之腹滿。諸法中易為
力者
也。

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

按再或其人腹滿。或服下藥。或服補藥。有時減退。未幾
旋腹滿如故者。則不可作實與熱之治也。仲景明此

爲寒。見裏寒總無下法。惟有溫藥與服。虛者以溫中補氣爲義。實者亦以溫中行氣爲義。乃治氣寒腹滿第一善法也。仲景特爲標出。婆心切哉。

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

按脹病之虛實寒熱。既有以辨之矣。然又有虛而似實。寒而似熱者。尤不可不審也。如病腹脹滿者。身體痿而肉色黃。有似乎瘀熱在裏之發黃也。兼以燥煩不渴。又似熱盛于上也。不知于痿于不渴。即可辨其虛寒之甚矣。痿者氣散而陽衰也。不渴者寒凝而陰燥也。此胸中寒氣充塞。欲成無陽陰獨之證。故見不渴不發熱而燥煩之證。明是傷寒論中陰躁之危機矣。此時急爲回陽補中。尚可援救于萬一。若再兼下利不止。則陽絕于上。陰亦脫于下矣。此必死之徵也。可不慎歟。此又辨虛實寒熱于真假之間。至微者也。

寸口脈弦者。卽脇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惡寒也。

按但脹滿之病。又不盡因內起。厥寒之氣于下也。亦有外因寒濕之邪。湊合爲患者。亦必于脈證間辨之。如診之。其人寸口脈弦者。知其脇下卽有拘急而痛之證。何以言之。弦卽緊也。緊卽寒邪也。于寸口上部之脈見弦。知有外感之寒襲人。而與腹裏平素厥寒之氣相雜爲患也。所以不待闕部見弦。而脇下已拘急作痛。蓋表裏寒邪相固。而其人之陽虛氣弱。不待言矣。再諦之。其人必嗇嗇惡寒。寒在表。故惡寒。寒在裏。故脇下拘急而痛。此又脹滿病之另一因也。又不可不合表裏而辨其脈證。方能兼理之。不悞也。

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

按此條乃寒中于表陽困于裏。恐人以中寒二字悞認邪在里。故仲景示以再爲明其表裏之寒。寒中于表。則謂之中寒家可也。于何辨其證。仲景爲明示之曰。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清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是也。寒邪鬱于皮膚。則營血滯而衛氣阻。精神必倦怠。筋骨必拘急。所以喜欠也。肺主皮毛。皮毛受寒。肺爲之合。外寒鬱者。內熱必生。其人所以清涕出而發熱也。若但爲外感之寒。其

皆陰寒踞處。陽令正氣。全不能宣布流通矣。焉得不脹滿乎。焉得不下墜而為寒疝。停留而有宿食哉。總由少陰陽明。二陽衰弱。故諸陰駸盛也。主治者。不可以扶陽抑陰為義。神否泰轉移之術乎。此斡旋乾坤。維持世運手也。豈止醫治一人之身。淺鮮之道也耶。

病腹滿發熱。十日脉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厚朴七物湯方

- 厚朴 半斤
- 甘草 三兩
- 大黃 三兩
- 大棗 十枚
- 枳實 五枚
- 桂枝 二兩
- 生姜 五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八合。日三服。嘔者

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黃。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此條固是預治之法。然亦為有實熱在內作脹者立法也。非謂凡脹病初起皆可用學者詳焉。

論脹病至此。陽虛是其本原。寒逆是其正病。而勾合外邪。又其勢所必至。于是初則正虛邪實。繼則邪正俱衰。甚則正日竭而邪不退減。遂成胸中寒實。下利不救之證。非救之不早之故乎。仲景乃于脹病初見端倪之時。即立一法。早為圖維。其示人曰。病腹滿發熱。十日脉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言腹滿發熱十日。則病在初起。未過十日。寒逆雖在下。而上原有邪熱可知也。所以脉得浮數。浮數而發熱。似外感風邪之證矣。不知浮數而發熱。却無頭痛項強惡風等證。但見腹滿。則腹裏停滯有形之物。蘊隆作熱。氣向外洩。所以脉見浮數。而證為發熱。惟其無外邪。故不見中風他證也。再諦之。飲食如故。則雖有胃虛氣弱之由。而未如至有妨于食之甚也。未雨綢繆。首在調和胃氣。消泄停滯。以厚朴溫中下氣為君。佐

以甘草大朮以補胃。桂枝生姜以益陽。大黃枳實以爲開破除滌。寓調胃承氣之理于其中。服法嘔者加半夏。利者卽去大黃。寒多者倍生姜。雖意在行氣消脹。而其實理胃升陽之義居多也。此爲脹病初發。預治于早。蓋若是之顧慮虛寒也。脈數身熱。尚如此。其脈沉遲而身不熱者。其急爲溫中補氣。又何待言乎。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 一枚

半夏 半斤

甘草 一兩

大朮 十枚

粳米 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故仲景卽爲續出一法云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正爲虛寒有積溫補之

中兼開行之治立法也。附子之性溫而帶走。以溫爲溫。以辛爲行。佐以半夏辛燥亦兼溫與行之用。甘草大朮煮以粳米俱爲胃家生津益正起見。則爲脹滿顧慮虛寒者至諄切也。何世醫不遵而動用攻下致成危殆也哉。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厚朴三物湯方

厚朴 八兩

大黃 四兩

枳實 五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煮取

三升溫服一升以利爲度

按仲景又出厚朴三物湯一方云痛而閉者主之閉者卽胃脹便難之證也前厚朴七物湯下利卽去大黃

今二便不止艱難。且閉塞矣。亦不得不先為宣通。于是仍于溫藥之中。兼破洩之治。厚朴為君。大黃佐之。枳實為使。服法多者。去藥性之刻利。仍以利即為度。乃治脹病權宜之法也。

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大柴胡湯方

柴胡 半斤

黃芩 三兩

芍藥 三兩

半夏 半升

枳實 四枚

大黃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生姜 五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

日三服。

按之心下滿
痛邪猶盛在
上焦之陽分
即有便閉故
當大柴胡以
兩解

然脹病虛寒。忌輕下矣。亦有正雖虛而邪方實則下之有物無殞也。所以前論中。仲景即出按之痛否之法。以示人虛實之故。而不可下不可下之大關。如按之心下滿痛者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此迨為邪實而且挾熱者言也。非謂邪實而挾寒者也。仲景已叙之。傷寒論中。太陽篇矣。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者。與大柴胡湯主之。宜下之。而不用大承氣。乃用大柴胡者。正與傷寒篇中所言相符也。蓋太陽表證未罷。裏熱總盛。必兼升散之義。以為下。恐碍表寒也。脹病寒厥在下。裏熱總盛。亦必兼升散之義。以為下。恐碍下寒也。于邪實有熱。法宜下之者。其斟酌用法。又如此。繁可混言下之乎。推此則治脹病乃不得已而為下也。非以下為主治也。明矣。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見前瘧病中

此註即大柴
胡湯神算之
玄机

經云陽氣出
于中焦建其
中氣氣血調
神可也

此條下又續一法亦傷寒論中所載入陽明篇者云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迨為前
論中按之痛者為實舌黃未下者言治乎腹滿不減
減不足言按之而痛舌上黃胎實而有熱原有可下
之法故仲景又將傷寒論中治陽明之法移註于此
然究之其熱也非下其脹也脹之標可下脹之本
不可下也亦不得已而用之法也設下之而脹大減
不復脹下之誠是矣設下之而脹減不旋踵而復如
故則前論中所謂此為寒當與溫藥者也安知下非
真寒上非假熱乎又在主治者詳審其脈證矣必脈
見滑數證見發熱作渴且能飲水方可一下無
疑也此又余之推廣仲景下法無令致悞者也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
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大建中湯方

蜀椒 二合
去汗

乾姜 四兩

人參 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
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
一日食糜溫覆之

按實熱之邪宜從攻下矣而虛寒之法不可不即踵明
之見脹病實熱之邪可下者居其一而虛熱虛寒及
實寒不可下者居其三主治者容可昧哉于是仲景
示人虛寒之治曰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
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
中湯主之此所謂實寒之證故首言不當下而當溫
也况虛熱乎况虛寒乎此證歷舉其實邪上逆痛嘔
阻格飲食衝起之物有形有質至于痛不可觸按之
愈不可奈矣若以實邪按之痛即為可下未有不
悞者仲景為出大建中湯一法主以蜀椒佐以甘草

諸症自痊

使以人參實寒之治理昭然除溫補之外更無除寒
洩實之別法更且食糜溫覆極盡其內外扶陽益正
之意則溫中正所以除寒而補氣正所以洩脹也
以視誤下而虛者益虛寒者益寒工拙何等乎

脇下偏痛發熱其脉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

附子湯

大黃附子湯方

大黃 三兩 附子 三枚 細辛 二兩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人煮取二

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按仲景既出溫補以為除寒洩實之法猶恐有實寒之證而邪實太甚者如前條所云滿逆大痛更且便閉

難濟以和之

此發熱或有形之物積于腸胃而皮膚熱作故在可下之例未必為假熱之症再參之

上下痞塞無可奈何又不得滌蕩其實邪起見矣然
欲洩其實邪又益其寒邪兩者何可得兼乎仲景又
出一法云脇下偏痛發熱其脉緊此寒也以溫藥下
之宜大黃附子湯言脇下偏痛是腹脹滿而又有偏
痛之處在脇下也脇下則近于少腹下之為順矣又
發熱乃浮熱之上越者診之脉緊弦不見滑數熱
非真熱洵假熱也真熱而實宜下假熱而實則實寒
也實寒顧可下乎然邪太實又不得不下無已以溫
藥下實寒之邪溫藥附子細辛是也所以治寒也下
藥大黃是也所以實也實寒二邪分治之道並行
而不悖也此非造化在手者孰能參酌如此至當乎
故實寒之邪有前法溫補必不可用而當攻下者亦
不過用溫藥下之如此法而已務必強人方可全用
之弱人服勿盡劑可知矣此又在下實寒脹病中見
斟酌不輕攻下之旨也則凡率
意妄下者觀此可以廢然返耳

寒氣厥逆赤圓主之

赤圓方

茯苓 四兩

半夏 四兩洗一方用桂

烏頭 二兩炮

細辛 一兩千金作人參

右六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九，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雅弱人不必盡劑之意，或以可用此溫而行之多服，數劑似可減矣，則亦無須下溫藥為下矣。

仲景終恐人于脹病意在攻下，不肯遽溫補也。於是又出一方云：寒氣厥逆，赤圓主之。方用茯苓、半夏為君，意在燥土益胃以安逆氣也。佐以烏頭、細辛，以辛溫之性，行實寒之積，而欲上衝者更飲酒，以助其溫和流行之力。是以溫藥行氣除寒，補胃制逆。于方見見脹病之始，凡厥氣在下，欲動寒氣逆上，已見者俱早用為匡救也。又豈必脹病既成而後求此和平之劑乎。蓋此方固為正治，然早服之收功未然，反不見

寒疝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寒疝，遶臍痛苦，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烏頭煎方

烏頭 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咬咀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盡，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

日再服

按寒疝者亦氣病也。與腹滿同為厥氣在下。寒氣逆上之證。而結聚之處不一。經所謂胸脇腹裏各有畔界也。上而為胸痺。下而為心痛。再下為腹滿。再下為寒疝。異病而同源者也。故仲景言寒疝即于腹痛病中明之。如其人腹或滿痛不滿但痛。診之脈弦而緊者。寒氣久聚于下。止陽久弱于中也。蓋腹痛而見浮數等脈。猶有挾熱之理。腹痛而得弦緊之脈。必為因寒之候也。乃仲景申明弦緊之故。曰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弦浮取之而得。亦緊脈也。而在浮則為弦。浮取得此。知有外感之寒邪。與內寒相雜。故衛氣為寒束鬱。而滯阻不行矣。凡人一身之氣。無論在表在裏。皆以衛氣之行。為行。日有常度。不遲不速。熱則病于行。速。寒則病于行。遲。今言衛氣不行。非不行。行遲之故也。衛氣行遲。無氣不行。遲。而在表之氣。固有阻碍。在裏之氣。能無格滯乎。此氣之所以因外寒而結聚也。于沉取而得緊。緊與弦無二。在沉得之。

白津必出
于腰以下或
陽道中出白
津亦作寒論

則為緊。沉屬裏。緊為寒。腹裏寒盛。見于脈。則胃陽不洽。而脾土亦失溫燥之令。飲食何由得速。為腐化。而易飢思食乎。此又平素陽虛陰盛。積寒在裏。以召外寒。夾雜于表裏。而為患者也。表裏之寒邪。既盛。而正陽與之相搏。寒邪從下起。結聚于至陰之分。而寒疝成矣。寒疝既成。伏于少腹。遠臍痛苦。發止有時。發則白津出。津似汗。非汗也。此汗本下部虛寒。陰邪逼迫外越。故以白津二字形容之。理至微也。及陰寒積久。而發。四肢厥冷。脈得沉緊。何非寒厥之氣為害也耶。余前言浮弦沉緊。即本乎此也。仲景示人以大烏頭煎。主之。烏頭辛熱。逐寒邪。開陰閉。常用見功。單刀直入。竟趨虎穴。此取效之最遲捷者也。惟恐燥烈傷陰。故于服法。又分弱強人。並申一日不可再服之戒。何非期臻至善之法乎。

寒疝腹中痛。乃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當歸 三兩

生薑 五兩

羊肉 一斤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按於是仲景因寒疝之治必用辛熱又恐猛烈之性傷及陰分復生他變也更立以陰藥補陽之一法亦猶前論腹滿以溫藥為下法之理也溫藥可以下實邪而不傷陽則推之陰藥可以行溫補而不傷陰俱達權于通經之內者也如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姜羊肉湯主之必其人固是陽微亦且陰弱烏頭一味辛熱難用轉為另立一法以散固互之寒于極陰之所蓋其腹脇之痛俱由寒疝逆衝所致再見裏急寒盛而陽且無矣主以當歸引陽藥入陰分血海中生姜多用蓋以羊肉散寒溫裏而全不見燥烈寒多更倍生姜胃陽虛而嘔逆者加橘皮白朮以理之一方面而陰陽兼善上下悉安之治也前烏頭煎

方治陽獨虛者也此方治陽虛而陰亦弱者也主治者所當神明其用于臨時也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烏頭桂枝湯方

烏頭

右一味以蜜二升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後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

桂枝湯方

手足為脾土之本木不仁者寒客于焦內無陽氣以溫之也

桂枝 三兩
去皮

芍藥 三兩

甘草 二兩
炙

生姜 三兩

大棗 十二
枚

右五味，剉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按右二方皆內治其寒邪者。如有內外合邪為寒疝證，則表裏俱寒，陽衰陰獨，久將成無陽之證矣。仲景又立內外兼治之法。如寒疝腹中痛，逆冷，俱內寒也。手足不仁，若身疼痛，兼外寒矣。炙刺諸藥不能治之，得其抵當，蓋炙刺外治其寒，而遺其內治也。諸藥內治其寒，而遺其外治也。此所以俱不能治之，抵當也。仲景為立表裏兼治一了百當之法。為烏頭桂枝湯，方以烏頭溫中勝寒治內，以桂枝湯升陽驅邪治外。脈之不知者，漸加。知者如醉狀，陽氣得升，必發越而上。仲景言得吐為中病，吐亦發散陰邪之法也。使極下，極寒之邪得以高越而吐之，特身必微汗出，陽達而陰寒立散矣。所以不用發汗者，正恐內外陰寒更發。

辨理盡出

汗以亡其陽，必致大悞也。所以用桂枝湯治寒邪，明犯傷寒論中固衛閉邪之禁，而反立取神效也。蓋傷寒病內無寒，却有表鬱而生之內熱，故不取于固衛閉邪，以益其內熱。茲內外一味寒邪，內服烏頭之辛熱，溫而且行，外有桂枝之升陽，驅而帶補，又豈可與傷寒論傷寒病不用桂枝同日語乎。醫中神理，仲景獨能心得，一條有一條之妙義，不容牽混而妄議之。此世醫之所以見仲景之書，茫然莫解，尊而不信，信而不好，率謂其難用也，非難用也，以其不能用故耳。如此數方，何一非神妙不可思憶者乎。而知之者，恐鮮矣。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當下其寒。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數則為熱弦
則為寒弦數
相兼寒甚隔
陽于外也下
之不獨寒自
去寒去熱行
仲景之以下
法為引陽人
陰之法
其脈按之不
移胃中邪實
氣血滯滯處

按腹滿病與寒疝。知為一氣所成之病矣。腹滿實熱之邪。盛者有可下之義矣。即實寒之邪。實盛者。亦有溫藥下之之法矣。寒疝病。亦有可下之說乎。仲景更為明之曰。其脈數而緊。數者熱也。緊者寒也。此寒熱雜合而成之病也。乃其緊之狀。有如弓弦者。按之至于不移。則寒邪在內。固格閉阻已甚。非開破之。不足以令正氣得行。而正陽得達也。則此脈得之于寒疝。亦有可下之機矣。然徒為緊如弓弦者。未定可下也。必兼見數。知為寒熱雜合。法當宣通。言當下其寒。而熱不待言矣。此寒疝病中。可下之診也。再有脈緊大而遲者。仲景言其必心下堅。蓋緊者寒也。大者即滑也。滑為數之甚者。而又往來有力者也。即前條脈數而緊之別見者也。然不惟緊而大也。而且兼見遲。是三脈合為一診也。必緊大于浮。中取而遲。又在沉取之也。是緊為寒。大為熱。寒熱雜合于中部。而遲為寒厥之氣。獨積于下部也。此所以其人下有寒疝。而心下又見堅實痞塞之證也。心下既堅。知為寒熱雜合之邪。則雖有寒疝在下。沉取而見遲脈。亦在可下之列。

矣。仲景又為明浮中兩取得脈大而緊之旨曰。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心下陽分也。有寒邪痞塞于中。即按之鞭痛。如傷寒論中痞證也。此為陽分之中。有陰寒之邪。必當下其寒邪。而陽分始清也。以此觀之。則前言脈數而緊弦。狀如弓弦。亦必在浮中二部診之。而見其沉取亦必遲而緊也。明矣。仲景于此證。言當下其寒。正因寒雜于中部之熱。乃寒厥之氣上逆所成。下其寒邪。而中部之陽分得治。而所摻攪結團之熱。亦皆開散。非由上作汗而外越。即由下二便而洩矣。此下法。仲景言其治而不出方者。何以示後人乎。蓋其證非一。不可立法也。請更申明仲景之意。此邪在心下。則有瀉心諸方。傷寒論中列之。詳矣。此邪在腹裏。則腹滿病中。諸方。厚朴七物。三物。大柴胡湯。大黃附子湯。又列之。詳矣。是在主治者。審諦其邪在何所。又當明其寒多熱少。熱多寒少。熱虛寒實。寒虛熱實。而後可于諸方中。遴用之也。豈可混立一法。以槩之乎。然余追溯其意。則必非諸承氣湯。及抵當湯丸等方。可以下之。甚確矣。下有寒疝。而上有心

痞者則先檢用瀉心諸方以治其上。下有寒疝而中為腹滿者則先檢用脹病諸方以治其中。而後寒疝可徐圖也。此仲景言下之大經大法人所不能推明者也。余指出之其心亦可告無愧于仲景也乎。試以此條再申言之于腹滿病中。中有寒熱雜合之邪。其脈數與緊並見于關部。如弓弦按之不移。亦在當下也。再如其脈緊而大。大而遲。三診合見于關部。又在當下也。而其下之之法亦不外于厚朴七物三物大柴胡大黃附子等方。亦惟在虛實寒熱多寡盛衰處斟酌用之而已。故寒疝與腹滿原為異出同源之病。即可以病異法同之理。該之故仲景以此一段結兩證。蓋可以分言之。可以合言之。可以治之。可以兼治之。俱各得而不相違者也。其旨誠深切也哉。

附方

外臺烏頭湯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

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厥逆。方見上

後人因仲景未出方。附外臺烏頭湯一方。註云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令人陰縮手足厥逆。即烏頭煎仲景之原法也。據註陰縮手足厥逆二證為陽衰陰獨之故無疑。在腹滿寒疝中原可以檢用也。然凡下寒厥而上有寒熱雜合之邪者。又當變通也。即陽衰而陰亦弱者亦宜顧慮也。前俱言之詳也。

外臺柴胡桂枝湯方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 四兩 黃芩 一兩 人參 一兩

芍藥 一兩 桂枝 一兩 生姜 一兩

甘草 一兩 半夏 二合 大棗 六枚

右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又附外臺柴胡桂枝湯一方註云治心腹卒中痛者亦可為腹滿病有寒熱雜合之邪者主治也其法仲景亦曾言之于傷寒論中治太陽病而後人移于此傷寒論原文云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証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蓋因治心下支結而移于此為治法也然必寒熱雜合而不逮也寒熱雜合熱邪盛而應下裏者則篇中所載大柴胡證也寒熱雜合寒邪在而應解表者則此柴胡桂枝湯是也又即烏頭桂枝湯之義而分寒熱之挾不同有表邪而挾內寒者烏頭桂枝湯證也有表邪而挾內熱者柴胡桂枝湯證也正與傷寒論所言較同耳故亦當附列以備酌用也以柴胡桂枝生薑升陽透表人參半夏甘草大棗補中開鬱黃芩芍藥治寒中有熱雜合此表裏兩解寒熱兼除之法也

外臺走馬湯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

巴豆 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 二枚

右二味以綿纏搥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

老少量之通治飛尸鬼擊病

按又附外臺走馬湯一方註云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方用巴豆杏仁皆為辛溫有毒之物以云開破陰寒閉鬱之氣為卒中寒邪于心腹痛滿難支從急治也然大建中湯烏頭煎二方已備急治之理也此方未免駁而不純未足當仲景立法必期盡善之旨也姑存之以備參考可耳且末註云通治飛尸鬼擊病亦不過神乎其說見扶陽抑陰之意而已語怪非醫理之正不敢置解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

宿食

此方似亦以溫藥下之之義

寸口浮大者
內有邪阻陽
不入裏但浮
于外焉按之
反濇者邪結
于中脈道不
利也尺中濇
者中州閉塞
陽氣艱于下
逆也

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

大承氣湯方 見前瘵病中

按宿食者食物病也。飲食入胃。精輸于臟腑。氣行于榮衛。何有于病。病者胃陽虛。脾氣弱。臟腑表裏之間。一腐化遲滯。一斡旋疎慢。而食物遂停蓄積聚為患。故食物本以養人。而可以病人也。再者復有恣意飲食。漫無節制。生冷肥甘。一切有害脾胃之物。用之惟恐不及。令胃中晝夜常時凝碍痞塞。中和之氣不能流通。津液之生不足。調治于是輪於脾者。亦少正氣。其脾家非太燥而傷陰。即太濕而傷陽。轉運之職。亦不能自效矣。是因食而致病。因病而愈。積食皆宿食。病之所由成也。仲景叙之。腹滿寒痛之後者。見胃陽為腐化水穀之司。不可使少有衰敗。以致後天之生意不滋。脾胃為脹滿水腫之根。不可使少有停滯。以致積聚日深。莫救。洵有深戒于口腹之慾也。乃設為問答以明之。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

寸口可以候胃今人知此理乎

此寸口與尺中就右手脈言

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寸口候上。胃有積聚。則氣上衝。為浮為大。因其內傷而非外感也。故浮而不緩不緊。乃大而反濇。濇者積聚之物。使胃氣不能通流。故脈應之也。然浮大必浮取之。濇必中取之也。且言寸言尺。不言關脈。知浮大在寸口。濇必見于關部也。再候其尺。亦微而濇。尺中微。命門火冷也。火冷則土冷。此宿食之由停也。亦見濇。是三部俱帶濇象。而積聚之顯然可鏡者也。師遂為立法以示。以大承氣湯主之。食物為有形之實邪。雖胃氣虛寒。命門火冷。亦當從標治也。此蓋就脈濇而識其痞塞隆閉。一以宣通為正治。而不復疑畏也。

脈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見前瘵病中

上條寸口可候胃則滑

按師又言。脈不止。濇為宿食也。滑亦為宿食。如脈數而滑。實也。滑即大也。脈大而滑。必于關部診得之也。實

大亦不止獨見于關部矣診家當以類推之明快

下利不欲食人之常也指有宿食者必其不欲食而下利清水也內有燥結則不食水可降流則下利焉

者邪實也。即宿食為邪也。凡滑大皆邪實。而兼數則為熱。宿食停留。未有不生內熱者。此滑大為本。而數又其標也。亦為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滑與瀉相反。何以俱為實。宜下。滑者瀉之淺。而實邪欲成。未成者瀉者滑之深。而實邪已成。故不論為滑為瀉。兼大。而見于關部。則有物積聚。宜施攻。治無二理也。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見前瘕瘕中

右二條於診視其脈而得之。意在宣通其實邪。而病可已矣。乃又有其人現在下利。却不欲食。此何病乎。苟診之。而脈滑大。然不見少陰厥陰脈證。則此下利。不欲食。正為有宿食也。胃中停留邪物。正氣反失。其運用之常。因之陰陽不分。水穀不化。上阻而下利。祇為中有邪。以問之耳。師言亦當下之。以大承氣湯。蓋必審諦其人。全無陰證陰脈。而後可施此法也。不可自心不明。而歸咎乎師傳之未悉也。

宿食在上腕當吐之宜瓜蒂散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黃

赤小豆三分煮

右二味杵為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錢七溫服

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為度而止亡血及虛者不可與之

按宿食固當下矣。然又有病在上而當上越者。師又為立一法云。宿食在上腕當吐之。宜瓜蒂散。上腕亦胃分。乃胃之上口也。宿食在下腕則下之。而不傷中。上腕之正。宿食在上腕則吐之。而不傷中。下腕之正。皆察審其病之所在而治之。則師非茫然不知下手。隨意攻下。誤人也明矣。

脈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也

此條即難經所載上部有脈下部無脈中宮邪阻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之同類也

轉索宿食中
阻氣道艱于
順行曲屈傍
行之象

按宿食以下吐二法為治矣。盡矣乎。未也。師既為明分上下之法。又為明兼表裏之法。如脈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也。脈緊者。外感風寒之邪也。緊而如轉索。內傷宿食也。何以知之。蓋必浮取得緊。知其外感中取得如轉索。即滑大之別名也。所以知其有宿食也。又必有表裏兼治之道矣。

脈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一云寸口脈緊

按師又就表裏之邪。見于脈者。因明其外證之驗。如脈緊而頭痛風寒者。風寒之邪外侵。而宿食在裏作患也。故必明其腹中有宿食不化。宿食在胃。胃陽必虛。胃陽既虛。表陽必疎。宿食在胃。胃熱必生。胃熱既生。津汗必泄。此宿食又為風寒之外召。所以表裏兼言之。以見病有由成。又有由變。皆業醫者。不容或昧者也。師于外感風寒。內傷宿食者。何不一治法。或者亦該于厚朴七物。及柴胡湯二法之中乎。以為未盡也。則當于傷寒論太陽篇中求其治外之法也。陽明篇中求其治內之法也。于太陽陽明篇中求其或先

治內後治外。或先治外後治內之法也。此分治之法也。再不然。更當于併病篇中求其併一之法。又合治之法也。師不能盡言。故此下不出方。在人貫通體會之而已矣。苟刻舟求劍者。遇此則泮然矣。安能起師于九原而問之乎。

跌陽屬胃。胃司土令。其脈以緩為正。今反微弦。弦為厥陰之木象。土中木犯。脾胃不舒。腹必脹滿。病法當然也。治以益土平肝。溫劑散寒為主。此即經云弦則為寒故也。再者厥陰肝木與太陰脾土。兩者羣生于臍右界。地相連。木邪所以易于剋土也。更有同是胃脈。微弦腹仍不滿者。土中雖具木剋之勢。胃病無形。亦當指為胃病。蓋便難。臍痛等症。非在脾胃之地界也。肝病也。所以便難者。肝主司泄。開竅于兩陰。病則司泄不利也。兩胫疼痛者。肝胆主人身之側氣血。寒凝脈絡不通也。此皆肝經之病態。而即剋胃之所。以為病也。所以成是脹者。俱因寒邪由厥陰從下而上。而厥陰之邪。又自少陰生焉。此即地氣上升之象。

也故排臟腑而郭胸脇所謂排臟腑者臟腑異名病
 非一致居處高低各有界址言其毫無混雜也郭胸
 脇者脹非氣逆于上即為浮越于表勢若郭充之態
 不得鬱遏而止也然部位已明臟腑雖悉欲平斯疾
 又當究其所起之因如黃帝又問脹者焉生何因而
 有是也岐伯曰衛氣之在人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
 行有順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臟更始四時循序
 五穀乃化臟腑充和何脹之有哉若厥氣在下陰中
 陽弱榮氣留止寒氣逆上正邪相攻兩氣相搏結而
 不散則脹焉則知寒氣之逆是即病脹之根源也至
 于脹分臟腑乃辨證之分途亦非致病之根蒂若岐
 伯所云飲食不節之流飽則傷脾飢則傷胃中州氣
 弱陰寒偏盛腹脹
 之原無外于是焉